石谿讀周官

石谿讀周官第三

安溪官獻瑶述

孫壽相仝校

春官宗伯第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虞謂之秩宗宗者尊也以其典三禮故尊之周謂之宗伯伯者長也對其屬六十而言天地之道春温秋肅周公以刑官屬秋則以禮官屬春其義昭然無可疑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

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後漢書載曹大家婦則六宮皆從授經比其沒也皇后爲之服喪由是觀之先儒以春官世婦選于內外宗及卿大夫士之妻有齒德者爲之其說可行蓋不但祭祀賓紀詔相王后禮事抑且隨事獻箴進頌亦如師氏保氏之在王左右詔媺陳惡其禆益于冥冥中者不少也府史俱女人爲之則

其長非男人明矣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外女注指王諸姑姊妹之女來婦者蓋世爲婚姻親之也亦兼有異姓來婦者在內必曰有爵者禮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先儒謂世婦先擇于內外宗之有齒德者爲之其信蓋曰卿曰大夫士即從夫之爵之不論在位與去位者之命婦皆可充之既不患無其人且世爲婚媾則出入宮闈于禮尤合也內外宗不必皆有爵者故其數不可預定

家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墓大夫之爵與冢人同或恐墓地爭訟猝難譬解非官尊不足以鎮之歟上古形家之說未興而先王已預爲之防如此抑亦可見送死藏魄之爲大事設官巡視貴賤同之愛敬人之親無異于吾親厚之至也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司樂以中大夫任之與小宗伯同貳大宗伯樂師猶肆師也故亦以下大夫任之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然禮先樂後亦於此見之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成均學士肄業者多其版籍徵令特設大胥爲之經紀而小胥佐之使羣士無敢萌軼必然後大司樂得以施其樂德樂語樂舞之教也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
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樂德樂語樂舞三者大司樂教國子之法而禀大
司樂之教以教者即大師小師也故于瞽矇中擇
其嫺於德行道藝者而隆其爵以生羣士畏敬之
心觀春秋內外傳所載師曠伶州鳩議論雖名卿
大夫有高識博學者無以過焉使國子日與之居
春絃夏誦因依以脩道因藝以講德固宜直温寬
栗廣博易良之材比肩而立也自大師之職不脩
有志者競以風雅相祖述而不知詩者樂之章也
樂教亡而詩教孤行豈能收淑性陶情變化氣質
之益哉瞽分三等上者止四十人大小師又拔出

于四十八人中者其慎簡之意可見矣

典司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大師小師所審者音也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故以典同之官繼之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

十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大射儀樂人宿縣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又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以鎛師繼于磬師鍾師笙師之後大大昭小鳴其序應如此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其職教國子舞羽吹籥隆于散夷舞者故以中士爲之當序于韎師旄人之先或簡失次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庸功也左傳武王克商大封同姓分康叔以大呂分唐叔以姑洗密須之鼓蓋以所得樂器班示子

孫無忘前人之功此官典庸器則不專樂器如寶玉大弓皆是畢竟樂器居多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退司干於後亦止戈之意歟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卜祝皆執藝以事上者以下大夫爲之長重交神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壼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云無數者不限足于額也巫覡惑人以中士爲之師其人必精爽不貳者以敎羣巫一出於正如史冊所載神奸之弊庶幾免矣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内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或疑内史爲大史屬官反以中大夫爲之而大史
以下大夫據其上爲不稱今細按設官本意大史
乃司天之官而馮相保章氏爲屬内史乃納言之
官而外史御史爲之屬雖同爲史官不相統攝特

以所司者典籍故以類爲序耳混而一之則非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工百人蓋以更續弊車之事繁多歟此與冬官聯事者今不可考矣巾車所掌自天子達乎孤卿大

大士所乘之車與司常之職通乎上下者同蓋尊卑貴賤之等衣服爲先車旗次之故春官以是終焉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

如國語所云其人幾通乎道矣經僅以藝目之又不爲之額亦無其人則闕之之意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鬼神示分之有三合之一神也大宗伯何以建之以吾心之實直清建之也篤恭而天下平是建保邦國之實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禋祀記所云內心實柴槱燎其義相因蓄先以牲體實于柴上而以火燎其所積之薪使氣臭達于上以氣感氣記所云外心也疏謂三祀互相備其義精矣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五祀五行之神也五官乃其配注每以五官當五行其解社稷亦舍土穀之神而以后土后稷之配位先之似失其序矣天統地陽兼陰既首舉昊天上帝則坤靈包乎其內故自社稷五祀五嶽之血

祭始血祭磔陰與祀日月星辰之報陽相對王精意以享則天地同之使明者自得於意言之外所以為聖人之交也　既祭五嶽又祭山林川澤猶旣祀星辰復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其有功于生民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以神道事先則有薦腥之禮以人道事先則有薦熟之禮宗廟之祭備此二大節而隆殺由之以分故先舉之而以四時之祭明之言其所以享先王者即以肆獻祼享之以饋食享之也四時以祭之外有追享之禘朝享之祫亦以肆獻祼享之以饋食享之已包在內更于司尊彝職備列之

欽定周官義疏云宗廟之祭歲四舉而大禘大祫錯于其閒禘則或春或夏而春禘則不祠夏禘則不禴大祫于冬而既祫則不烝每舉大祭則不復舉時祭故追享朝享于司尊彝見之而此無其文着以四時祭中巳賅之也大禘大祫與時禘時祫經傳每多錯互夫三時祫而一時犆見于王制此時祫對犆言也時祫合七廟而大祭之主而大祫則象祭毀廟主以此爲異大祫卽大烝可見歲不兩舉矣郊特牲云春禘秋嘗祭統云夏祭曰禘此時祭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大禘不于春則于夏因而春夏之時祭還以大祭之名被之而祠亦名禘禴亦名禘矣春秋書禘于莊公可見不必追祖之所出而後謂之禘也左傳云寡君辛未禘祀可見其爲時祭之通稱也　按特牲祭禮稱皇祖某子不以妃配注家謂或遇時祭適當服除行吉祭禮則不復行時祭禮故不稱

某妃配由是觀之則天子行大禘大祫不復舉春祠夏禴冬烝禮懼太數則瀆瀆則不敬也不顧經傳稱名錯互樊亂眩人心目得義疏指出確有根据如亂絲復理不覺爽然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

歲凶則民多疾病宋富鄭公趙清獻公青州越州荒政先爲病坊以處病者凡醫藥之物無不具焉即哀凶以及札之意

以弔禮哀禍烖禍人禍裁天裁如向一水火也有以人事自致之者有莫之致而至者

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觀周禮大行人司儀王所以親之之實備矣人相見則情生即不能時相見而

遣人問視則情亦生親之者忘尊卑闊絕之分數股肱一體之愛覲禮王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即親之之意下經不云王見邦國而言邦國見王便兩邊俱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以軍禮同邦國禹誓師曰爾尚一乃心力即同之之意大師用衆是正義大均以下皆連而及之蓋徒衆既多必以軍法行之乃無參差不一之患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冠昏之禮親成

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射享燕二者皆賓禮也賓禮施之邦國此則萬民可推而行之會數而禮之勤物薄而情厚所以嘉其所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會者莫大焉故屬嘉禮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朋友祭肉之饋必拜賀慶則士庶人同之亦舉上以該下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王國之臣命于天子推而侯國之君侯國之臣之貴者皆命于天子蓋天命有德天子奉天之命以秩敘羣下而莫有僭差焉者也故曰正邦國之位九命詳見典命制定于一尊六服咸稟行焉不必皆親受之天子此云九儀之命則皆親受之天子者蓋舉王國之臣以概其餘故注兼內外言之然當以內者爲先壹命受

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有職而後有服有服而後有位有位而後有器命以漸而加禮以漸而隆等而上之皆同此意所謂儀也其枋在王其詔王以馭之在冢宰其儀則宗伯司之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則八則也有受之者必有賜之者互文見義抑受者尋常施受之稱曰賜則不常有之恩寵曰作更爲特典異數矣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鎭圭六瑞皆以爲摯王執鎭圭以朝日餘祭祀亦執之摯自肖者始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請覲請面有庭實則用皮執摯用束帛而

表以虎豹皮畫如羔鴈之飾以繢故曰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或以庶人為在官者故有摯士相見禮庶人曰刺草之臣庶人亦臣也工商可推矣自宜有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聘禮束帛加璧謂之禮玉覲禮天子祀方明畢禮日禮月禮與祀不同故後鄭謂始告神時以玉薦于神坐是也有玉必有幣意亦束帛加玉獻禮神後然後用牲以祭故有牲而牲與幣各放其器之色後鄭謂幣以從爵如人飲酒有酬幣疑之其信然耶方明設六玉謂刻

木而以玉著其上是其製然也與此禮神之璧又別或因禮天地四方用六玉各象其方之色而方明亦以祀天地四方從而象之未可知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

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雍正壬子嘗侍前輩陳謙老宮詹講論此節甚有條理其畧云天產樂由天作也以宣湮鬱之氣曰作陰德然樂勝則流故以中禮防之斯和而節地產禮以地制也以昭燦設之文曰作陽德然禮勝則離故以和樂防之斯嚴而泰愚按宗伯掌禮兼掌樂而自篇首至此專言禮其實禮自陰作樂由陽來禮與樂交相爲用陰與陽互爲其根其本在天地其實不過中和兩之凡宗伯所建皆中也即皆和也合同而

化者也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故幽而鬼神明而民物無不歡欣交暢是和邦國之實也大司徒職云五禮教中六樂教和分言之此云合天地之化互言之其義始備

凢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

眡滌濯至詔大號天神地示人鬼同之然則實柴槱燎薪求神于陽血祭貍沉疈辜蓋求神于陰而非正祭之禮與生民之詩曰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我將之詩曰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郊祭之儀略見梗槩惜其詳不可得聞矣玉齍不宜與九嬪職異義郎玉鬯亦不宜分而二之以自亂其例○盛鬯盛齍以玉爵所以別于鬯齍之不用玉粢者

洽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

位九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對皇天言疏以句龍生為后土官世人因名社為后土恐非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頒祀都家八則所云祭祀以馭其神也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

其方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中庸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即此意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五服注謂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是也此即司服之所掌者而小宗伯掌其凡猶辨廟祧昭穆是守祧之所掌也亦小宗伯掌其凡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三族之別別其正體而旁出者之服制親此矣古人重正嫡必正室方謂之門子則嫡庶之分嚴宗法立矣宗法立則收族有人不獨親者親而疏者亦不至相視如路人矣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六牲

不言用而六齍言用者黍稷稻粱或用簠或用簋或用敦以盛之而後可奉六牲則頒之于五官助王牽之及亨人亨之由鑊入鼎由鼎升之俎一而已故第云其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疏云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因此可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必有幣以贈玉而非如賓客酬幣之謂也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

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
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若大師則帥有
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
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
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
于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
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自成葬祭墓至此皆言爲位之事以建國神位小宗伯專職也不附于篇首者此所言爲位皆禮之變也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肄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祀天神言之昊天上帝大祀也用玉帛牲牷所以佐大宗伯禋祀之禮日月星辰次祀也用牲幣所以佐大宗伯實柴之禮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小祀也用牲所以佐大宗伯禋燎之禮推之地示人鬼皆然互見其義以相足蓋禮文繁多非一官所能備載也或曰國祀係國祭祀之禮異于天子者也亦通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夏官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與此同一說祈如小祝祈福祥珥當作彌如小祝之彌裁兵皆小祭祀故肆師序而及之亦通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十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將祼乃築香草而鬻之以和鬯慮香味經時輒散不耐久也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

禮成則告事畢儀禮凡祭祀諸儀節告事畢皆宗人爲之肆師宗伯之考也大

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

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畺及郊大喪大渳以

鬯則築鬻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

不中灋者且授之杖小宗伯縣衰冠之式于路門外猶慮有不中法者肆師復禁之服與杖同時其授之杖必中法可知苟不中法則不授之杖亦可知古人服以首貌貌以首心衰不中法其失不止于衰也故禁之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

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

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凡卜必設涖卜士喪禮卜日涖卜卽位于門東西面卜人作龜宗人受龜示涖卜涖貞受示反之必有占色占墨之事非但臨之而已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

陳之凡祼玉瓚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大祭祀小臣沃王盥鬱人又掌之者凡尊者之盥或奉槃匜或授巾不一其人也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以秬黍釀為酒不與五齊掌之酒正而特設鬯人重祼也

鬯豫為之將祼之時乃築鬱而煑以和之觀鬯人職惟載所用之器與所共之鬯而他不與焉蓋未祼則鬯人掌之將祼則鬯人共之鬱人與肆師和之而鬯人不與各分掌其事以明敬也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脩從注作卣此未和鬱時

所盛也既和鬱則登之彝乃司尊彝之官掌之矣注以宗廟盛酒之器彝為上卣尊為中罍為下而以卣為兕喪即吉始禘時用之夫經第云廟用卣無以知其非大祭祀也大祭祀之鬯盛之以卣和鬱則盛之以彝三官相聯事文義明白何故另生別解乎

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大喪之大𣸈設斗共其釁鬯

肆師大喪築煮則釁鬯中兼用鬱明甚矣由是推之鬯兼用鬱居多鬱人職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祭祀言凡則專用鬯者亦僅矣鬯人自社壝以下皆以凡祭祀概之與鬱人同則社壝以下所用之鬯亦兼鬱未可知也賈疏以祭祀惟據宗廟言之山川及門社等只用鬯之說亦可疑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彝人以鬱和鬯之時將祼矣用彝盛之又與鬯人所盛之器又不同彝用舟異于尊愼之至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三酒凡王獻諸臣與諸臣交相酬皆用之覩特牲少牢禮可推而知注解昨謂臣獻尸自酢亦言其酬耳朝踐即朝獻饋

獻卽再獻當從介甫說與遵人醢人合注疏紛紜于義未安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涚酌凡酒脩酌

注讀獻尊爲沙尊引郊特牲涚酒之法以釋本文詳矣介甫謂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醴齊不涚也縮之而已宗廟事神尚質爲先清尚文爲後此說不用改經文而意義更長○酒正備五齊本文遵

泛醍沈三齊注謂泛從醴醍沈從盎當有五尊與本文不合因變爲大事于太廟用五齊四時之齊則不備亦無從之論且朝享追享當如後儒以追享爲禘朝享爲祫六享用尊之數俱同固未當有軒輊也大喪存尊彝大旅亦如之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純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

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書日民協于中如字讀義更長治而適其中則比于禮矣故與天官聯事而以春官掌之都鄙雖王子弟公卿自立兩陳般置輔而羣吏之治中詔王察之所謂法則以馭其官也

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三年大比獻民數者司民也則獻穀數者必司祿其文闕無從而考矣司民獻民數于司寇司寇獻之于王王命天府藏之受之者受于司寇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瑞與器玉人為之既成以授典瑞掌之繅藉典絲為之[illegible]既成以授典瑞設之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

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
覜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
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
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自祀天至祀山
川其序與大宗伯之祀享祭大畧相應凡此皆禮
神之玉故與王之所執以朝日朝諸侯者不同歟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

以卹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

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

除慝治德與易行對結好與除慝對　自大圭至琰圭皆名物也曰以者皆用事也大祭

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

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公侯伯子男君之爵也公

孤卿大夫士臣之爵也君之爵五其命三臣之爵五有王之臣有公侯伯子男之臣自八命以至一

命不可一二數矣後鄭以孤以下四命三命二命
一命不命一命釋諸臣之命恰合五等若兼王臣則自
公孤至上中下士其等不止于五五矣蓋掌諸侯之
五儀通乎天下者也掌諸臣五等之命通乎國中
者也太宗伯九儀之命兼內外言之而以內爲先
皆視命之天下者也典命亦兼內外言之而于外
較詳邦國之臣不皆命之天子者也立交互相
備狄子一斷三始侯命皆于卿卿君于侯侯于即次之卿卿二命卿于命卿于君天

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
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

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先昊天上帝次五帝立文有序其餘皆互見故後先不同非有異義也大裘尚質冕十二旒尚文無首服尚文而衣偏于質之禮故以十二章之衣裼裘不言可推也冬裘夏絺郊祭在冬以衣裼裘則祀帝在夏以衣表葛亦不言可推也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或疑四望山川不當列于社稷五祀之上又享人鬼之服九章七章祭地示之服五章三章似失其序蓋禮之大義不外尊親二者而已以尊言之則地示在人鬼之上

以親言之則宗廟在社稷之先且天統地服大裘而冕以祀上帝則神靈同之故以衮鷩冕服享先王先公乃情與文稱不可易也社稷五祀既不可以理沈之禮祭之無以血祭之禮用之四望山川故宗伯職列社稷五祀于先司服職退之于四望山川之後義各有當鄭氏鍔謂非尊常小山川乃四望以外之大山川亦求其故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

凡兵事韋弁服眂朝則皮弁服皮弁服加一則字明乎二弁皆皮爲之皮弁之色白韋弁之色赤兵事夏官司之于赤爲宜故王用韋弁視朝則當用皮弁其爲皮則一也皮弁韋弁同等之服而韋弁序于先亦有叅歟詳見聘禮二弁俱用皮第有生熟之分通言之韋亦皮也觀考工止言攻皮了然矣韋弁色赤詩云韎韐有奭其服皆赤可知皮弁色白冠禮素積白屨其服皆白亦可知

凡甸冠弁

服注以委貌解冠弁郝氏敬曰委貌冠也不可謂之弁按首服冕爲上弁次之冠又次之以冠爲弁其等紊矣且弁與絰之制迥然不同郝氏之疑固當應詳考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注謂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或引小記謂弁經即皮弁按皮弁吉服經既以凶事別吉服則弔事亦凶事也當以注解爲當且與下經王爲公卿大夫士諸侯衰服其首服皆弁經一例更無可疑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上下文皆詳王之吉服凶服忽攔入臣服似不倫蓋君至尊以分言之不當爲臣服然君有父道后有母道爲臣若既爲王服斬衰爲后服衰齊矣而王不爲之制服忍乎故爲三等之

衰而首服有經衰者摧痛也經者實也雖其據其布與齊斬迥殊而其寓哀痛慘怛于衰服首服之中以明腹心手足之義與恩則一也五句當一氣讀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注日君臣素服縞冠以此推之弔服之不可用皮弁益明矣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士服首皮弁加一等爲玄冕乃不以玄冕助祭而以爵弁助祭冕與弁尊卑之界劃然矣抑因此疑冠弁

卿士三加之爵弁歟首服皆以上兼下不應王不服爵弁而專爲士制爵弁于皮弁之上亦于側不一爵弁徽赤用之甸易之以素而加用之甲其爲王之首服明甚當詳考經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先敘王之吉服次凶服次諸臣之吉服凶服至王與諸臣之齊服俱不見而獨詳于士何以故或其字對王之吉服凶服另起以見義歟宜入思議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

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域即下文所守之厲禁掌其禁令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天官世婦帥女宮而濯溉爲粢盛此云帥六宮之人其粢盛則天官世婦亦在所帥之列且所帥者女不止于天官世婦

也其不可混爲一官也明矣按特牲少牢之祭祀內外宗相主婦廟中行禮主人酬賓兄弟於階下主婦酬內宗宗婦於房中無算爵亦然等而上之天子之祭內外宗之禮事尤繁多故特設春官世婦以相之亦即以外內宗之嫻于儀者爲之因相外內宗禮事而凡六宮之禮事亦詔相焉蓋兼職非專職也敘世婦于內外宗之上則褻官之意居可知矣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擽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眡豆籩在堂東未設之先佐后薦豆以至于徹自始至終外宗皆在后左右與內宗同之其職之重如此不立春官世婦以詔相之可乎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王葬居中昭左穆右墓制如廟制昭之族屬有爲諸侯者祔于左之前有爲卿大夫士者祔于左之後所謂前後與昭同前面譬如分作兩列以第一列爲左之前第二列爲左之後耳各以其族如武王爲昭其所出祔于武王墓康王爲昭其所出祔于康王葬穆之右前後亦然諸侯指內諸侯所以別夫于子孫之爲卿大夫士而未食采者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不入兆域遠之凡有功者居前有功者居前近之如同爲某昭之族屬獨容遷于其昭之兆同族者不敢與之齒以寵異之後世功臣陪葬皇陵即因此遺而通之

但後世象同異姓此則事指同姓言耳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上文皆言葬事此則既葬以後要其終而言之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自大喪至守墓禁皆指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者此仍指諸侯及卿大夫士祔葬者大喪冢人請度執斧其任綦繁至祔葬于墓者則第按圖授之兆或既葬之後爲之蹕爲之守而已與大喪之禮繁省不同也疏衆異姓言之或謂兼王族之無

爵者恐誤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族葬各從其親爲之圖使各有私域以便其族葬也今比方大家墳塋大祖居中子孫各以左右分昭穆猶有周官遺意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

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
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
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
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
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禮樂興自黃帝而堯舜述之舜命夔教冑夔聖于樂者也備道德于一身而推以教人其教之法曰樂德樂語樂舞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唐虞以

至成周學校皆祀之所謂樂祖祭於瞽宗者夔其一也樂德樂語樂舞之教法郎五帝成均造士之法周人設大司樂之官掌之益本夔之教以爲數者也司樂必妙擇有道德者爲國子師有道德然後能知禮樂之情識禮樂之文也而司樂之宮備道德于一身又可知矣樂德樂之理也樂語聲也樂舞容也舞象六代王之于帝其號雖殊其昭德象功一也 不學詩無以言不學樂無以語六義首與不言比比亦興也道者敷陳其事而道之即賦也而詩成矣因而長言詠歌之其聲低者爲諷高者爲誦合之皆歌也言語者溫柔敦厚詞介從容錯舉一端如賦詩見志春秋傳子展賦草蟲趙孟曰保家之主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賦詩者不言而詩代之言言也拜賦者因詩中之意而述之語也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

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十二律各有五聲合金石絲竹等音及于咸戈羽籥之樂朱子曰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蓋樂之實也大合樂即大胥春合舞秋合聲又云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蓋歌舞入音或分習之或合習之合習之而聲容無不備則調之大成均所肄之業以此爲先而極其效至于不可勝既上言樂德德不可見見之于聲音舞蹈叶乎律同合乎宮商比乎節族齊乎綴兆由是而從容馴致乎中和之域而悳行乎其間矣此節承上文成均教國子弟之法而推言樂之所以爲樂者乃其應如響以起下數節之意

天地中聲以和召和以致鬼神示始以和作動物於下文致五土之示及天神地示人鬼可得而禮即此之致鬼神示也致五土羽毛鱗介等

物卽此之作動物也不及邦國萬民賓客遠人者致其難致者而易者可知猶舜命夔教胄子而及下和神人神人和則胄子之和在其中變化氣質陶治性情誠莫先于樂而自五帝以至三王未之有易也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五聲十二律循環凡六十調皆中聲也宜于人聲則為歌播下樂器則為奏動乎人體則為舞舞之俯仰屈伸背與歌奏之節相應乎樂容與樂音一也六十調皆有奏有歌互文見義亦有奏而不歌者鍾師之金奏是也歌則鮮有不奏者升歌用琴瑟合樂則八音並作奏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上文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先律同而後五聲者律以立均調之所由生也調

般一曲之至聲則逐字而命之六樂皆調一也曰文之以五聲乃是調中之五聲朱子曰如首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其按柏[處那五聲依舊都用是宮聲高宮勒謔至曲皆起牛物]下啼中之調而曰五聲都用故曰文之以五聲也播之八音奏也文以五聲歌奏兼也故知六樂或言奏或言歌者互見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注解變爲樂成更奏尚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詠謂堂上升歌也詠與球瑟之奏一終是樂成也又云下管鼗鼓堂下吹管笙擊鼗鼓是更奏也詠一終而祖考來格與一變而致羽物川澤之示同義再變而致贏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

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

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欽定義疏曰後鄭以四樂混合爲一不知諸律之爲調而以聲當之見其于次不合則歸之蔟位不用而遷就以求合焉朱子謂此是四樂四樂則四調也今試仍以上文求之上言以祀之樂四樂黃鍾大呂姑洗南呂此云黃鍾爲角謂黃鍾之角調則姑洗也大蔟爲徵卽南呂也姑洗爲羽卽大呂也惟圜鍾爲宮不合上言以祭之樂四大蔟應鍾蕤賓函鍾此云函鍾爲宮卽函鍾也大蔟爲角卽蕤賓也姑洗爲徵卽應鍾也惟南呂爲羽不合上言以享之樂四夷則小呂無射夾鍾此云大呂爲角卽

小呂也應鍾爲羽卽夷則也惟黃鍾爲宮大簇爲徵不合夫三宮之儀應乎三始子天氣之始也午地氣之始也卯人事之始也然午者正陽之位故地從其合而始於未此三宮爲樂之本不可移易然則天宮之圜鍾當爲黃鍾人宮之黃鍾當爲圜鍾蓋互訛耳其餘二調乃各以六律五聲之序求之則當之者名其調焉然則地宮之南呂爲羽當作小呂小呂之羽大簇也人宮之大簇爲徵當作夾鍾夾鍾之徵無射也亦字之誤也黃鍾爲宮則黃鍾宮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黃鍾黃鍾爲角則黃鍾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姑洗大簇爲徵則大簇徵調也其起調畢曲律之則以南呂姑洗爲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則以大呂餘皆以此推之不直言姑洗大呂南呂而云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者所以明南誤之不用又以見上六樂姑洗之爲黃鍾角南呂之

爲大簇徵大呂之爲姑洗羽與此互相明也其餘皆然如此則十二之律分布均齊無漏無複而於天地人三宮之義各有歸宿且與上祀祭享之六樂分合有殊而名數不異條理井然矣　按此爲篇首六享之辭皆周官盤互參錯之處今爲之析其疑而發其蔀歟聽之亦如閒所未聞也備録之出千周萬遏思之　起調畢曲有歌有奏若合樂則歌奏兼舞所云六變八變九變皆要其終而言如舞雲門必于六變舞咸池必于八變舞大韶必于九變也舉九德之歌歌與舞同時而雲門咸池不言歌亦互見之義抑此知後鄭以歌奏之節稍變字的確不可易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國子所舞

郎以祭以享以祀者歟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如比鄙殺伐之聲是也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樂師大司樂之貳也國學之政鄭大

司樂之所建者小舞如舞勺舞象之類是也疏以下文帗舞已下當之恐誤小舞對雲門諸大舞言帗羽皇旄等舞舞者之所執也大小同之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出諸口者謂之語動諸身者謂之儀有樂語不可無樂儀樂師掌之與大司樂相左右也亦互見法

環拜以鍾鼓為節

一旋一拜悉中鍾鼓之節皆教樂儀也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此在教國子之外者曰治其樂政以別夫國學之政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

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備告備有二鄉飲酒升歌笙入間歌合樂畢工告樂正曰正歌備一也鄉射省升歌笙入間歌三節止有合樂一節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二也合而觀之一曲終則爲成故注解上文一變曰樂成則更奏注引燕禮告備是通四節言之不如引射禮更切詔來瞽臯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以其學于成均謂之學士以其爲公卿大夫士之子謂之諸子其實一也以別而言之者兼有俊造之士在內耳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聲對舞言謂歌及奏之聲也合之者大胥而其敎之者不能無藉于大小師及笙磬鍾鎛諸師矣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會聚也合也合六樂而歌之奏之舞之清濁高下疏數疾徐合同而化上文所謂大合樂也加此則舞位正矣舞易參錯正之所以序之出入似猜出入于綴兆行列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

撻其怠慢者比而不至是不敬其事則觵之撻而怠慢不敬又甚焉則撻之所謂學之政也樂主于和而以敬爲先不收斂則不能發舒亦禮先樂後之意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辨五聲之播于鍾磬者樂之綱紀也二八十六枚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 李文貞公曰鍾磬十六者蓋十二正律幷四清聲耳樂惟五聲得以爲調十二律旋相爲宮而自夷則以下少一聲自夾鍾以下少二聲自無射以下少三聲自仲呂以下少四聲故復四清聲以具商角徵羽之調此鍾磬所以有十六也二變不爲調故不登于此縣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
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
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
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音由心生故樂

以詩爲先詩以言志以六德爲本則志和而形之吟詠皆溫柔敦厚之詞玩詞自可以感人更以律和之而審其音以求得其性情之正矣上文言陽律陰呂文以五聲播以八音樂之實也虞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其立文之序前後如一此言六氣以六德爲本六律爲音樂之本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其立文之序亦前後如一足見大師掌大司樂樂德樂語之教以教國子

皆康成謂僅以教瞽矇惡偏

大祭祀師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曰令擊拊令鼓朄足矣復加奏字見擊因鼓朄皆以律呂奏之雖以導樂亦無不中乎節焉小師稟命而擊拊應鼓則奏字可省矣

大射師瞽而歌射節不疏不數謂之節儀禮曰間若一射者所以循聲而發發無不中也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所執者典同所鑄之律也以別夫凡言律呂先律後同者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猶皆在左右謚大事以大師作之其意深矣

凡國之瞽矇正焉敎在所正之中故知敎六詩指國子經多不然此語贅矣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以歌終之凡所教之樂器皆以人聲爲主也文王世子曰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舉大師可兼小師然則所教者不但瞽工矣亦國子同之職此下凡言教者做此惟籥師專言教國子經例自分明鼓鼗並言蓋教瞍也眡瞭凡樂事播鼗賓射奏鐘鼓與此職相應立文注解鼓字未確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聲五聲也音八音也樂之實節與和盡之矣六樂不言舞小師所審者音也非容也李文貞公曰小師所教乃起樂止樂之器及人聲人兼是爲諸聲之綱故於此言之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亦以歌爲主大師小師瞽矇三職相承皆審音者而總以八聲爲貴故曰樂其可知也言播鼗而不及鼓擊鼓非瞽矇所能故以屬眡瞭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歌工諷誦瑟工鼓琴瑟以和之見儀禮奠者定也當如小史云奠世繫文偶倒耳瞽史俱在王側故其職同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九德之歌指韶也六詩必夏商周之詩在焉如正考父得商頌於周大師是其証也或云九德言其事六詩言其詞皆指韶而言也六義蓋自韶已有之亦通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以大射所縣者推之凡鐘磬鼓鎛之大者小者編者特者俱在爲天子宮縣舉其盛者而凡柷敔應雅之特位置

于堂上下者皆大師司之亦皆眡瞭設之觀鄉飲酒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則琴瑟與笙管亦眡瞭掌之其設之必有其地隨時取而用之可知矣

凡樂事相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

愷獻必歌愷歌歌者大師奏鍾鼓者則眡瞭也注云其登歌大師自奏之蓋指此又賓射大師歌矇瞽以為射節鍾師亦奏矇瞽以為射節奏鼓者乃眡瞭也以與鍾師聯事故亦兼言鍾鼓由是推之先儒謂九夏有聲無調金奏特按譜奏之是也而不可謂凡歌者皆不用奏也蓋鍾備十二律呂按譜而奏因謂之奏歌者在上擊鍾者按律和之以鼓師之奏亦謂之奏合是二者其義乃該而不偏也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既曰陽聲陰聲矣又曰辨天地四方者指其實也天陽地陰合天地四時之氣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掌律同之和而辨其聲以制器是以天地之氣感而太和也凡聲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上言十二聲此乃言為樂器則鍾亦在樂器之內矣注解十二聲單指鍾言者蓋自黃帝命榮猨鑄十二鍾以寫十二律國語伶州鳩曰度律均鍾則十二鍾即十二律矣觀律管之厚薄本乎天而鍾

律之鑄造成于人其形製少異則其聲頓殊此典同掌律同以辨聲必先辨形因其形之偏而知其聲之病則去其病而後能得其聲之中凡為樂器以鍾律為數度又必以鍾聲之病為劑量焉其形得則其聲斯得矣朱子謂如磬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耑是也由鍾而推之磬由磬而推之他器無不皆然然則為典同者必以耳聽之聰運般倕之巧乃無愧乎是選而鍾之器定則凡樂器俱定矣 十二鍾加四清為一堵十二磬加四清亦為一堵合琴瑟笙管塤篪以和人聲由是而特鎛特鎛特磬以聲之振之鼗鼓以節之柷敔以合止之而皆以款聲為主制器之先後亦可想見其微

凡和樂亦如之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

鍾之特者鍾師教擊之故此[illegible]樂編鍾以別之特則編與

特皆磬師教之矣陳氏暘之解似可無疑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及祭祀奏縵樂

鐘師掌金奏

所掌者金奏不言鼓下文又云以鐘鼓奏九夏何也鐘師所擊者特鐘鐘備律呂可以按譜而奏鼓特以爲節耳然有鍾不可無鼓故又合而言之　金石爲八音之綱紀而鍾鎛爲衆樂之紹號所奏者天子九夏之樂其與盛其音出故特設二師掌之

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鄉射大射賓出奏陔奏驁特以爲出入之節耳蓋行步有疾徐其所奏之曲與之相應亦猶環拜以鐘鼓爲節也下文笙師掌舂牘應雅以教祴樂三器皆築地爲節與步應猶之鐘鼓

之節也或謂奏夏象備八音未必然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樂

笙師掌教歙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籥師掌教吹籥笙師又教六何也籥師所教者以節舞其精微兼以笙師教之而始善也自磬師至鐘師金石土竹四者之音備矣其餘不設工師詔之何也小師瞽矇之教蓋詳矣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奏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鎛師掌金奏之鼓（鍾師以鍾鼓奏九夏不及鎛鎛亦金也比鍾差小耳以其具律呂擊之成曲故亦曰金奏而以鼓節之金奏或用鍾或用鎛或鍾鎛金時同奏二宮各司其職或謂鎛師擊鼓而不及鎛恐誤鍾師四人鎛師二人所掌者金奏其官屬與眡瞭擊鼓以節之行軍鼓鼜亦然特立文有詳略耳）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李文貞公曰夜三鼜者行鼜也故曰守鼜以別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歛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鞻樂器也聲歌人聲也李文貞公曰四

夷之舞則旄人掌之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庸器鄭注崇鼎貫鼎之屬蓋與樂器同尅敵而得之者亦司勳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簴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廞筍簴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太卜掌三兆之灋以三易況之或首艮或首坤或首乾其爲易則一也三兆有隱顯不同或用隱或用顯或不第顯而大明其爲兆則一也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

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經常也爲兆爲卦爲夢三者非此不立如網之綱衣之領其條理則謂之頌謂之別卜舉頌卦與夢舉別互文見義頌辭也筮與夢亦當有辭一體十頌猶之一卦六爻而卦第言別豈夏商之時爻未有辭至周公而辭始作繇抑占卦而爻在其中歟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

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命龜命筮其受命也如警非贊之而何卜筮全是教人補過自修故云吉凶與民同患也儀禮載命卜命筮之辭甚簡亦舉其大概耳古人告神必有一番敦懇之意悱惻之交如金縢冊祝其大焉者也故知太卜太祝之官非誠敬通乎鬼神者不能稱是職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康成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與劉氏解四兆

又不同卜書既亡此類當闕之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眂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或云將卜先以墨畫龜次用火灼之其璺坼與墨痕合謂之食墨反是者謂不食今以經觀之則所謂墨者乃揚火作龜其璺坼之錯有烟痕致然非先以墨畫之也所謂不食墨者殆揚火而龜不坼火大熾則龜雖坼而焦故俱不占歟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占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

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奉其所當用者各以其物而卜師因辨其爲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二職相聯事授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燋王氏謂燒木存性者如今之炭是也先以明火爇炭使燄發然後以楚薪炷之炭揚其火以作龜焌契非兩物謂所焌之契也木漸斷若一邊尖利如刀契然或謂以刀契先刻龜恐誤注以契爲楚焞甚明遂役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方師云卜人必兼通于簭既得八事之頌猶恐龜象未審復以簭義參決其吉凶是謂以八簭占八頌也疏析分明以八卦占簭之八故注謂更不占八頌此小事之占也日以八卦占而不及爻太卜職止曰其別六十有四舉卦以該爻可知矣故如大傳又晰于憂虞與故之故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占坼者卜人本職弁及體召墨舉其至也此皆言卜而兼簭言者欲人知卜簭之爲一事也大傳亦然占人掌占而十人乃其族屬其占之中否占人計之以告太卜定賞罰則占驗之術益精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八命事之大者九簭事之差小者相補備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觀此而人之精神與天地相流通顯然矣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

夢正夢無心而感與天地交卽成形也噩驚愕卽觸夢也思夢害懼皆有因而然卽致夢也太卜學凡占舉日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釋萌于四方以贈惡夢吉者聘之使來惡者贈之使往遂令始難敺疫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不敘于馮相保章下者此與占𤇾瞻事以日月暈長占大夢之吉凶也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化謂變化畢命云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洛誥祝曰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是其証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祝皆事鬼神示六辭象親疏遠近言之曰作以通則善爲辭令以道達誠意如召陵之會子魚論蔡侯不當長衛侯洋洋動聽矣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

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辨九㨖一曰䭫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㨖六曰凶㨖七曰奇㨖八曰褒㨖九曰肅㨖以享右祭祀郊特牲云君內袒再拜親割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拜禮爲祭祀設次乃及于所尊敬者凡拜皆跪推肅拜俯身下兩手而巳介者不拜爲其不便于跪春秋傳郤至三肅使者是也凡大禮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此祭六先事也取水于月取火

于日給烝烹餴饎之重者以其明潔故祝號日明水明火記曰明水者謂主人之潔著此水也

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此祭之初事也迎牲入而後釁逆尸入而後隋支俐耳右者侑負勸飽也數者皆禮之大節故鍾鼓以明楹所謂金奏也而令之者大祝亦如之凡牲凡尸皆如明水火之有祝號以明敬也來瞽令臯舞相尸禮

既祭令徹此祭由中以及終之事也來瞽大祝令樂師詔來之令臯舞大祝令樂師臯之令此與樂師聯事者也祝以將命自尸入至出皆大祝相之尸謖祭畢而徹亦大祝令之合上三節皆大祝之正職而冠以大禋祀肆享祭示明小祭祀則小祝掌之大喪始崩以肆鬯

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

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此如會諸侯于東都瞻洛車攻見之小雅其明徵也蓋十二年不巡狩而會同其正也因巡狩所至而殷國或王朝不時有事而大會或之陪京而大會皆統謂之會同不可槩一論也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禁者禁于未然督者督于已然頒祭號于邦國都鄙合上節大宰八則馭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此其事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對大祝立文明六號爲大祭祀之祝號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皆對大祝立文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自斂至殯葬之大節皆大祝小祝主之自啟至下壙亦喪

之大節而事尤紛總特設喪祝以司之大要在導率執引執披者小心防護不震不動魂魄攸寧皆仁孝之心曲體焉而無所不至者也及辟令啟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田以克乾豆故行出反舍奠之禮後嗣世守之豈有禽荒之失乎師甸致禽于

奠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掌盟詛其正職也類造已下亦盟詛之類故其祝號衆掌之作盟詛之載辭大祝作六辭其四曰會注會同盟誓之辭也會盟國之大事故特設詛祝掌爲載辭其五者則大祝爲之小祝佐之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匰主盛主以匰自葦蒲合

祭于太廟始司巫共之大祝奉之歟及道布及蒩館凡祭祀守瘞凡

喪事掌巫降之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

所掌者望而祀之望而延之之鬼若神當詛祀援祝號之時男巫則以茅招之于四旁所謂望也此招之使來者至冬則自堂贈送之使去無方無算鬼若神無不之也祝以將命於鬼神巫以迎送於鬼神二者相聯事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太史遷以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自任可知古史官皆明於典法則之精意不但司其籍而已故能與司會司書佐太宰鈎逆斟酌而損益之而其籍則藏之金匱石室不患其散佚凡有疑者徵信焉是其專職也辨法則典則可推矣　萊園李氏曰辨法若子產爭賦貢宋仲幾辨役事之類故士伯數仲幾以故府之法而執之以其不信也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上節以貳六官讀斷若六官所登者

或訛亂然後太史開所藏之法以驗之不然不輕辟也或謂六官衍字離經之誤也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作事當依中氣加春耕夏耘秋收之類亦有按新朝正朔以行事者如朝覲會同祭祀之類二者象正之百工釐庶績熙矣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朝聘惟將幣禮儀殷繁雖有擯相大史猶必執書以詔與之至也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

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太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太史所謂書者皆王朝之志其侯國之書則小史掌之世繫昭穆及王之忌諱皆志中所載者惟掌之熟悉其本末故能奠之序之詔之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禮法即禮書讀之者太史也史小史也于太史讀禮法之時小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小史能辨昭穆者也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

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

賜謚讀誄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馮相所掌卽歷也辨歲月辰日星一定之[illegible]位而致次人事與之合卽敬授人時也于[illegible]致日致月卽敬致也第立文有詳畧耳　歲有太歲有歲星保章氏掌天星所云十二歲者歲星也馮相氏歷日月星辰所云十二歲者太歲也太人如太極之太歲者一歲陰陽之氣也歲陽曰十干上天歲陰曰支支主地十二支配十二月故卑歲陰以該歲陽十二年木星一周天故木星亦名歲星

欽定義疏案語云歲星因太歲而得名而太歲實無與于歲星也最分明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人事動于下天象變于上辨其吉凶以知休咎之徵而詔修省補救焉所掌皆如史記天官書其遺也　按天官書次第與保章氏合首中宮至北宮紛星也歲星至辰星緯星也皆天星也次角亢氐兖州至翼軫荆

州皆星土也次望雲氣至卿雲皆雲物也次八風皆十二風也惟十有二歲附見于五星中其曰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又可知保章掌天星象言日月之行蓋星辰之變動必兼察日月之行以知之也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天地之和祥也乖別之不和妖也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于保章氏曰詔救政于太卜亦曰詔救政其道一也訪序事謂訪其事而序之政大綱事小目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太宰以八枋詔王馭羣臣疑乎太宰等以已意預其間矣不知命討出于天有一定不易之理存焉自古及今遵而行之不偏太宰不敢

差忒即王亦不得以意為之內史所詔若乃王之八枋之法也立文皆相應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及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乃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贊制祿而制爵可知賞賜即賜予也又云掌書王命則凡八枋之嘉命皆內史書之矣凡藏其貳不必皆已書書而遂貳之惟內史耳蓋可以徵信于後煌煌天語莫之能易矣

外史掌書外令曰外令則內史所書者皆內命乎曰非也命諸侯獨非外乎凡命與令對則命大而令小命無內外皆內史書之乎于外令則外史書之史一也分內外名官蓋以此而命與令之分亦以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上節以地言下節以時言掌達書名于四方書之名造于三皇五帝達于四方所志者必無訛謬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所書者令也非書命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灋令焉正月之吉始和而布之者皆御史書之歟掌贊書贊內外史也此官益以書服役于內外者以其朝夕王側秦漢以後遂為要職猶僕人射人之官後世以寵宰輔跡使然

也凡數從政者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凡車之制皆以車工爲之巾車特掌其政令官以巾名取衣飾之義不論吉凶車與服同等皆有飾以別之其所飾之器物亦皆官具之如冬官攻金攻玉之工與天官縷人典婦功典絲之屬取給焉巾車不自爲之也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疏以纓爲夾馬頸注以纓爲當胸非有二物蓋以大帶絡于馬腹繞馬胸夾馬頸而左之右之以爲固其大帶在馬腹則爲之樊樊與纓以罽毛染五采成罽爲之或十二就或九就或七就合而言之皆帶也惟革路五就之樊纓則以條絲爲之木路之樊纓則以漆黑色鵠色之韋爲

之而不言就蓋條纓可染五采而韋乃熟皮不可染五采耳或謂木路亦五就經既明言其色曰翦日鵠矣而五之何也初看般雜細數之卻有條理當使博物君子再詣之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于王之五路言錫言勒于后之五路更言其錫與勒之當馬面亦非有二也注解錫爲馬面當顱盧蓋鏤金以飾馬當顱顱非馬面而何耶當馬面

之金飾曰鍚當馬膺之金飾曰鈎而皆施之于勒勒之馬之銜鑣也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則謂之總總馬之銜鑣而名之也車飾之盛者具銜勒施鏤金于馬之額馬之膺其次則第用龍色之革爲馬面之飾故曰勒面也勒面承王龍勒而言也其總則有朱焉有繢焉有鷖焉合而言之皆馬之飾隨所在而名之耳今之馬鑣諸飾俱備按之皆同惟注以勒爲韋爲之以總爲繒爲之似勒與總爲二物當詳考

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王之五路亦有蓋詳于后者婦人以蓋體蔽爲禮故因容而併及之

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史記乘黃屋屋即握也漢去周未遠然則王之五路容亦有握歟

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䄙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

棼蔽犬禊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禊革飾駹車萑蔽然禊髹飾漆車藩蔽豻禊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自王之五路至役車天子以至庶人車乘之等其用有常所謂叙也其無等者第以功而別之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巾車下大夫二人一執蓋於後一持旌於前及墓嘑啟關陳車小喪共匶路

與其飾歲時更續共其幣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明所共者五戎之萃而五戎之正皆巾車掌之車僕當昔其萃之時各歸其正而不亂耳見軍容之整也五萃

皆王之倅車車僕共之戎僕掌之射人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無事則爲輿衛有事則備不虞設官分職命意深矣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疏謂革車用皮乏亦用皮故使爲之共之者車僕事也爲之者非車僕事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曰常曰旂曰旜等皆名也日月交龍通帛等皆物也各有屬當從介甫之說于待國事之義乃通或曰各有屬即下文王與諸侯大夫士等各建其旗之物名不敢參也大閱者國事之一也亦通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

須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軍事致民置旗肆史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可知矣弊旗誅後至者亦可知矣故曰何亦如之明四時致田卽敎戰也顧夏官以旗致民者大司馬而可常春官何以亦掌之蓋軍事主之者大司馬而司常

所掌者旗物相聯事佐之者非司常而雜糅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衣服兼宮室車旗亙見家宗人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

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魅

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三辰以日爲宗月受光于日而星又日之散氣也二至爲日晷長短之極陽生子半陰生午中又爲陰陽之始故神示鬼魅以類而致上文章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此其實也所祟者禬禳之事如男巫之茅招堂贈女巫之歌哭而請特其來者爾凡太祝之六祈六示故不與焉其或巫覡有賜則以次充焉而不必限以數也專家之術非應事于禨則誣道興矣

石谿讀周官第三卷終